

回忆像一根水做的绳子

□罗望子



回忆就像一根水做的绳子，坐火车的记忆宛如手心里的温柔，剪不断，也理不乱。2002年冬天，在鲁院参加中青年作家研讨班，院里安排我们去延安社会实践，我有幸在火车上观看了辽阔的北方。冰天雪地，好一派北国风光。我的日记《北京时间》是这样记载的：

12月21日 大雪

上午看了一点儿巴尔扎克《苏城舞会》，一个中篇小说，是一种别样的流畅。

忆起二十年前上学时，一个同学就向我推荐过，我那时正迷恋着现代派，对老巴比不屑一顾。现在读来，却是那般的气势雄伟，大开大合，毫无挂碍。

整理去西安的行头，到升和市场买了些食品。

下午三点，鲁院的车子送我们到火车站，五点二十，我们登上西安的列车。

同行的有《文艺报》编辑王山，听说他是王蒙先生的儿子。还有郑理，原来《小说界》的编辑，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，受《文学报》委托，跟踪报道。

晚上喝了不少二锅头。车厢里到处都有我们的人。有些热闹。这么多清一色的年轻作家一起上路，真是鲜见。

给家里打电话，明天是小天的生日。

孙惠芬喊我去，还有丁丽英，戴来。陪她们打了一圈牌。张晓峰大概也喝了不少啤酒，老是在一边捣乱，说粗话。还拍了我两下。这世上再没有比陪女人打牌更累的活儿了。它考验你的耐心，让你变得愚笨而浑然不觉。幸好是在车上，火车行进着，我的心也跟着咣当咣当地跳动着。

12月22日 下雪

早晨七点半到达西安，在万年饭店用了

回忆就像一根水做的绳子，坐火车的记忆宛如手心里的温柔，剪不断，也理不乱。

早餐。

十点，登上去延安的火车，继续行路。火车走得很慢，仿佛是要让我这个南方人看个透彻。雪在飞舞，黄土高坡莽莽苍苍，不动声色。我接替吴玄，和戴来，风马打牌，看谁“跑得快”。

傍晚七点到达延安，在电力酒店，延安市委宣传部招待我们吃饭，和巴音博罗同住一室。喝的是西凤酒。延安的面食很多。还有《延安文学》，一本很厚的杂志。

饭后，一大帮人逛街。雪是越来越大了。据说延安已经多年没有下雪了。十步之外，看不见人影。广场上，白茫茫一片。我们打起雪仗，拍起照片。走在延河大桥上，如履薄冰，正好可以拥住女同学的腰和肩头。我们手挽手，我们走在雪路上，热热闹闹，欢歌笑语，完全像是鲁艺的师生。看见了，我们看见了宝塔山，近在咫尺，又遥不可及。但是我们依旧心潮澎湃，一如生产归来。

饭后陪丁丽英上街，有朋友要她带些陕北民歌碟子回去。冰雪融化，地面滑得很。丁丽英紧紧地抓住我，说起她现在的生活。

下午游览延河大桥和鲁艺。也许是昨晚已经先睹为快吧，白天的延河大桥不那么好看了，桥下没有多少水，而鲁艺也已经名存实亡，只能从史料和照片里去寻找了。现在的鲁艺正式名称是陕西省艺术学校延安分校，破落不堪，远不如一个乡办初中。老师们有的上课，有的在改作业，山墙上写着各类值勤表。鲁艺的主建筑是一个天主教堂，大概原来是作礼堂用的吧，现在也成了艺校学生的舞蹈练习房。我们在那里逗留片刻，孩子们大多十二三岁，在老师的吆喝下做出各种动作，眼睛却落在我们身上。躲在钢琴铺天盖地的旋律里，我在教堂前后左右角角落落了几圈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。

时间还很充裕，我便和王山开了一间钟点房休息。王山要我写一篇东西，谈谈考察感受，或者学习感受也行。我说再考虑考虑。刚眯上眼睛，有人打进电话给他，王山说是从南京打来的，问我《钟山》贾梦玮的电话。

晚宴上，延安请来市歌舞团的演员唱歌助兴。我们听到真正的陕北民歌。

九点半前往车站。十点二十，火车开往西安。

特色，与西柏坡异曲同工，让人直觉得时光倒流。然而厚厚的积雪轻轻掩埋了真实的延安，历史的延安更是变得捉摸不定，亦真亦幻。

艾伟跟在我后面，我故意在一片虚浮的深雪上坚实地踩下去，结果这小子不假思索，小腿都埋进去了，皮鞋里灌满了雪，呵呵呵。

在党的八大旧址，我和同学们学着当年的好汉们，激情洋溢地讲演。

和着积雪飘荡的，还有陕北的信天游，天空变得更高远。我们循声找去。艺人刘爱民，打着腰鼓，招引着游客。游客就我们一批人。大家早就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见过这个西北汉子，此时赶紧围过去合影。这个“刘老根”相当配合，老到地摆出各种姿势。

饭后陪丁丽英上街，有朋友要她带些陕北民歌碟子回去。冰雪融化，地面滑得很。丁丽英紧紧地抓住我，说起她现在的生活。

下午游览延河大桥和鲁艺。也许是昨晚已经先睹为快吧，白天的延河大桥不那么好看了，桥下没有多少水，而鲁艺也已经名存实亡，只能从史料和照片里去寻找了。现在的鲁艺正式名称是陕西省艺术学校延安分校，破落不堪，远不如一个乡办初中。老师们有的上课，有的在改作业，山墙上写着各类值勤表。鲁艺的主建筑是一个天主教堂，大概原来是作礼堂用的吧，现在也成了艺校学生的舞蹈练习房。我们在那里逗留片刻，孩子们大多十二三岁，在老师的吆喝下做出各种动作，眼睛却落在我们身上。躲在钢琴铺天盖地的旋律里，我在教堂前后左右角角落落了几圈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。

时间还很充裕，我便和王山开了一间钟点房休息。王山要我写一篇东西，谈谈考察感受，或者学习感受也行。我说再考虑考虑。刚眯上眼睛，有人打进电话给他，王山说是从南京打来的，问我《钟山》贾梦玮的电话。

晚宴上，延安请来市歌舞团的演员唱歌助兴。我们听到真正的陕北民歌。

九点半前往车站。十点二十，火车开往西安。

幸好下午睡了一会，在车上和郑理聊到一点。



一旦意识到自我的存在，痛苦与快乐就随之而来。

望风景的人

□江 徐



坐看苍苔

我曾以为香樟树是不开花的，又以为闻到的香气是从叶子的毛孔或者树干表皮发散而出。直至有一天，留意到它小小的花飘落下来，起初误以为在下毛毛雨，青天白日的，怎么会？转念猜想是鸟雀喷溅的涎唾水，又凭啥呢？

楼下广场有四五棵香樟，排成一排，经冬犹绿林。树下草地上常年积着落叶，红红绿绿的。香樟的那股香气，你若刻意去捕捉，它立马闪开，你若放弃捕捉，它反倒迎面而来，像一丝炊烟飘过，轻轻柔柔，带点儿甜。香樟叶子其实也好闻，有时走在树下，伸手摘一片，掰开，横断面迸发出的清甜让我意识到一点——嗯，草木的香味的确能抚慰人心。

初夏之际，晨风清凉，遛狗时我会去香樟树下站一会儿，等风吹过，感受隐约而不可捉摸的香气。也许你没有在意过，香樟的花和桂花、女贞树的花、苦楝树的花长得像，都是细细簌簌不被当花看的小碎花。

那天我去广场，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长椅上，刚触及那双眼睛，心中一凛。一潭深水。沉着多少体量的忧愁和哀伤才会如此呀。我没忍住，再次向潭水望了望，揣测那不是因为刚刚面临的生离死别，潭底淤积着多年的闷郁和泛黄的钝痛。

她已不再年轻，就那样坐在初夏上午九点钟的阳光下，背微驼，双手摆放在大腿上，不冷不热，不言不语，头也不动，手脚也不动，服帖的头发没有被微风吹动一丝丝。不知道她在这里坐了多久，除了眼眶

内微漾的秋水，这是一尊石化的妇人。

她就那样呆坐在石凳上望风景。其实也没啥可看，五月的阳光、阳光中的虚空、不远处那一排香樟树，还有其他高高低低的绿化。我牵狗从她前面走走停停，她的思绪未被可爱的小狗扰乱，始终沉在自己的虚空或者回忆之中。一只白色的蝴蝶颤抖着飞来，颤抖着飞过去，差一点在她额头蜻蜓点水，她没避让，就像没看见似的。

我牵狗走过去，在她身旁一张长椅坐下。我们各坐一张椅子，中间距离一臂之遥。背后，一棵还没开花的女贞将我们笼在树荫下。向北望望风景，她有一头黑白夹杂得很均匀的头发，她上唇的汗毛比较重，据说这类女性多是内分泌不调，又或者婚姻生活不如意，子女缘不佳。再望望风景，也许离得比较远，也许风太大，闻不到一点点香樟香味，蓬勃的树叶在阳光下闪烁着，翻涌如海。一时，阳光静默如海。

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问“这是什么狗”“这只小狗真可爱”又或者“平时吃狗粮还是饭菜”这一类的问题，她沉默着，永远沉默着，甚至都没有转过头来瞄狗一眼。由此我清楚，从某个范围上说我们俩属于同一类人。

总算，她的手动弹起来，慢慢敲打大腿，一下一下。到后来，我用余光看到那只手的起落之间带着略显轻快的节奏。伸直的双腿也开始点着地面，一下一下。嘀。嘀。她从裤兜里掏出手机，还是翻盖的，粉色的，猜想是女儿或者谁淘汰下来给她用的吧？掀盖，只看了两眼就合上，又是嘀嘀两声。将手机放回裤兜，又静坐了会儿才起身离开。

她将攥在手心的一团纸巾嵌入椅子缝隙，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做得很慢很小心。然后起身，背微驼，离开了世界一隅的水穷处。

这一上午，她是沉默的导管，流过陈年的哀愁，流过莫名的小剂量的快乐。

善于鉴赏者喜欢从细节入手，由小到大，由点到面，如持藏宝图入深山探宝。

谈细节

□杨 谒



兼得斋夜话

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，说有研究胡适的专家在阅读《胡适日记》时发现这样一个细节：有一段时间的日记中有一人的名字被统一涂掉，这个人名出现的周期大约是一周一次。这个被涂掉的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涂掉？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发现，被涂掉的是胡博士的“师母”，胡博士那段时间在美国当大使，工作应该很忙，但是他俩还能一周约一次，看戏，吃饭。

有人说：细节决定成败；又有人说：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。这“一着”，大概也是指某个重要的细节，两者的意思都是强调细节的重要性。但我认为细节其实没有重要到可以决定“生死”“成败”的程度，生死成敗主要还是取决于整体的谋划与把控，而细节不过是这谋划与把控过程中小小的一环。

《水浒传》第三十九、四十回中有一个桥段：晁盖、吴用为救宋江性命，伪造了蔡京的书信，并钤上了金大坚仿刻的一方“翰林蔡京”印。这一“细节”的疏忽，差点儿断送了宋江与戴宗的性命。吴用省悟到这一疏忽时，众人还不明白，吴用于是解释说：“众位不知，如今江州蔡九知府，是蔡太师儿子，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？因此差了，是我见不到处，此人到江州，必被盘诘，问出实情，却是利害。”图书在宋代是图章的别称。被疏忽的细节，在这个桥段中很重要，但在整个水浒故事中，只不过是一滴小小水花而已。

艺术创作向来重视细节的刻画。人物画反映人物内心活动要靠细节，书法点画的细节变化，会泄露书画者真实的心理，即使是一闪而过的情绪波动，也可能会在作画时露出蛛丝马迹。杜牧行书《张好好诗》，简直就是杜牧情感起伏的“心电图”，靠的就是一个个细节的链接。结尾部分，写到“凉风生座隅”一句时，“风”“生”二字结构异常，“风”字中上部本来极简单的一横，竟然出现了非常的几次波折，“隅”字还误写成了“偶”，这些细节表明，多情的杜牧在当时是多么的心乱如麻啊！

细节的特点是情节“细”“小”，常常不被人注意与重视。没有细节的创作是不丰富的，无视细节的解读必然也是不完全的。细节有传导、暗示、象征等功能，它虽然是平常的、不起眼的，但它的背后却有着丰沛的储藏。善于鉴赏者喜欢从细节入手，由小到大，由点到面，如持藏宝图入深山探宝。

精彩动人的细节多赖创作者全身心的投入，在与“对象”合二为一后自然生成，就像泼水于墙根，水流自然而然地渗入缝隙。意大利作家埃德蒙多·德·亚米契斯的日记体小说《爱的教育》(夏丐尊译)，用平常的语言不动声色地讲述平常的故事，其中多有看似极不经意的“爱”的细节，反映了作家自身就有着伟大的爱的胸怀。试举两例：

夏天到了，愉快的假期即将开启，学生们都改穿夏装，校园里的服装一下子变得千奇百怪起来，女学生们都开始穿起美丽的夏装，其中有一位“戴红羽毛”的先生仍戴了红羽毛，领上结着红色的丝带。她那级的小孩要去拉她丝带时，她总是笑了逃开。”多么活泼好动的孩子，多么宽厚慈爱的老师！

可莱蒂早上五点就起床，帮父亲运柴两个小时，上课时睡着了。老师发现后让他又睡了半点钟，然后轻轻地从脸上吹醒了他。可莱蒂睁开眼时看到先生在旁，很是惊恐，先生见状用两手托住了他的头，在他头发上亲吻说：“我不责你，因为你的睡去，不是由于怠惰，而是由疲劳了的缘故。”

这是闪烁着圣洁的慈光、发自深心处的对“人”的疼爱啊！

一音一世界

——古琴曲《流水》赏析

□木 火



月白之夜，城东古宅，清风入弦，琴声寥落，让人想起的是王维的诗境：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抑或想象静寂的江南古镇，但目送，落花流水，在音和意远的琴声中沐浴畅怀，从容品味春天的背影。

其实，那晚听众不少，梅庵派传人洪晨先生前来讲演，吸引不少风雅之士。据说，在北京城，弹古琴已是四大俗事之一，启东亦如此，大雅成大俗？在众人尊崇的目光里，洪晨先生称有些紧张：“我的恩师龚一先生是启东人，第二次来启东，感觉文化氛围越来越浓了。”

原来如此，启东竟出古琴大家！梅庵派源出诸城派，王燕卿创立，曾在南京大学东校区（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）梅庵教授琴艺，故得名。其传艺徐立荪，再传龚一，又传洪

晨，这般的师承关系使梅庵派结缘启东这片新土，而徐立荪亦有后人生活在启东。“梅庵派的贡献是优美、圆润的运指方式。”洪晨先生讲解道，“现在学古琴的人，运指方式都是梅庵派的，譬如揉弦，带有弧度的运指，使琴声更为婉转悦耳，更有内涵韵味。”

那晚，洪晨先生提到了《流水》：“不弹《流水》，等于没弹过古琴。”1977年美国发射了“旅行者1号”探测器，携带了一张喷金铜质磁盘唱片，含有一个90分钟的声乐集锦，包括地球自然界的各种声音以及27首世界名曲，所选乐曲中，管平湖先生弹奏的《流水》这一曲几乎未剪辑，7分钟，自然成曲。遗憾的是，当晚洪晨先生没有亲自弹奏《流水》，而是让他的女弟子陈筱煊演绎。结束后洪晨先生送我一张精致的古琴专辑《出和雅音》，有《关山月》《秋风词》等14首古琴曲，可惜没有《流水》。

数日后，逛市区新干线音像，竟然淘到龚一大师的古琴独奏专辑，唱片上注明：“龚一，原籍江苏启东，1941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。”专辑的第一首曲目便是《流水》，为清代四川青城山道长张孔山的谱本，他对原来的琴曲进行了加工，增加了许多“滚拂”的技法，模仿流水湍急的自然景象，人称“七十二滚拂流水”。听龚一先生的演奏，清澈而悠远，幽深而苍茫，回声阵阵，琴音袅袅，令人称奇！

“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。钟子期曰：善哉，峨峨兮若泰山！志在流水，钟子期曰：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！”“高山流水”让人倍感温馨的一个典故。然而，聆听《流水》，不必老是惦着知音：“高山流水觅知音，骗了大家几千年，俞伯牙与钟子期根本见不上面，两人相差了一百年。”洪晨先生说，“《流水》表达的就是流水。”

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往往寄情于山水，创作了许多描绘山水的艺术作品，古琴曲《流水》就是这样一首富有表现力的乐曲。

《流水》，中国古琴曲。最早见于朱权的《神奇秘谱》，序云：“《高山》《流水》二曲，本只一曲，初志在乎高山，言仁者乐山之意，后志在乎流水，言智者乐水之意。至唐，分为两曲，不分段数。至宋《高山》分为四段，《流水》为八段。”如今流行的《流水》琴曲，大多出自张孔山的版本，即刊于《天闻阁琴谱》中的《流水》，也即管平湖先生演奏的版本，乐曲共分九段。第一段是引子，三两散音，松沉旷远，旋律时隐时现，恍见高山耸立，草木葱茏，云遮雾绕。忽闻淙淙水声，音乐转至第二段，那是古琴清澈的泛音，活泼的节奏，如见松根清泉，幽润寒流，晶莹剔透，玲珑作响。第三段是第二段的变化重复。第四段是如歌的旋律，婉转悠扬，绵延不断，此时的流水已出山汇流，渐成江河，波涛起伏。第五段是第四段的变化重复；第六段为张孔山创设的一段，所谓“七十二滚拂”，其“猛滚、慢拂”作流水声，又在上方奏出一个逆升逆降的音调，两者结合，如滔滔江水，汹涌澎湃，息心静听，宛然坐危舟过巫峡，目眩神移，惊心动魄，几疑此身已在群山奔赴、万壑争流之际矣。”第七段，高音区迸发出连珠式的泛音群，轻盈飞溅，恰如轻舟已过，余波激石。第八段，变化再现了前面如歌的旋律，热情奔放，段末复起流水“滚拂”之声，前后呼应，令人回味。第九段：江河浩荡，朝宗归海，杳然徐逝，尾声再起清越的泛音，让人沉浸于“洋洋乎、荡荡乎”的幽思中。

龚一大师传承的应是《琴瑟斋琴谱》中的《流水》，是演奏时长较短的一个版本，不到6分钟，有些重复的段落省略了。他主张去粗取精，删除古琴曲中冗长重复的乐句和段落。

据传，张孔山道长九十多岁时，只身离观云